靑邱野談 二

青邱野談

楊承宣丗關逢奇耦

楊承旨某有遊覧之癖一馬一僮遠遊丗關登白頭山回路歷安邊向午将欲抹馬於店舍家家盡鎖門扉彷徨回顧路邊数十步許溪岩窈窕中有人家鷄犬相聞遂至庄前有一娘年可十五六應[illegible]而出問客從何來荅曰遠行之人見庄店盡鎖故[illegible]喂馬而去汝家主人何處去乎娘曰與庄之人盡往後洞契會矣仍入厨下出馬粥一桶飼之楊公[illegible]而[illegible]氣向熱鮮衣樹下娘鋪簟席於樹下入厨下[illegible]飯而来山菜野蔌極其精楚楊公見其應對詳敏擧止温淑心甚異之且辞辨接客皆有條理問娘曰吾旦請喂馬而並與人饋之何也娘曰馬旣憊矣人何不飢豈可賤人貴畜乎仍問其年則十六問其父母則

村人也臨去許其烟価給則固辭不受曰接賓客人
家應行之事也若受価則非但風俗之不美將未免
父母之嚴責実不敢受也楊公末来及乃給扇頭香
一枚娘跪而受之曰此則長者所賜也豈敢辭乎楊
公尤為嗟嘆曰遐土村家何物老媪生此寧馨兒乎
仍還家數年後有人来拜於堦下曰小人安邊村某
人也某年某時令监偶過陋室有贈香於小媳之事
乎楊公沉思良久曰果有是事某人曰小媳一自其
後不欲適他願訪令监宅終老於箕箒之役自言女
子之行受人贈物何可適他云故不遠千里而来耳
子楠稱嚴責物
太雷平簪一如龜縮

青邱野談

楊承宣北關逢奇耦

楊承旨某有遊覧之癖一馬一僮遠遊北關登白頭山回路歷安邊向午將欲秣馬於店舍家々盡鎖門扉彷徨回顧路邊數十步許溪岩窈窕中有一小庄鷄犬相聞遂至庄前有一小娘年可十五六應門而問客從何來荅曰遠行之人見店門盡鎖故欲喂馬去汝家主人何處去乎娘曰與店人盡往後洞契會矣仍入廚下出馬粥一桶飼之楊公曰天氣向熱解衣樹下娘鋪簟席於樹下入廚下俄而備飯而來山菜野蔌極其精楚楊公見其應對詳敏擧止溫淑心甚異之且猝辦接客皆有條理問娘曰吾但請喂馬而並與人饋之何也娘曰馬既饑矣人何不飢豈可賤人而貴畜乎仍問其年則十六問其父母則村人也臨行計其餉価給則固辭不受曰接賓客人家應行之事若受価則非但風俗之不美將未免父母之嚴責矣不敢受也

命進之珍羞妙饌極其精備而並與從官而接待之 上甚甚
其猝辦賞賜頻優仍率兩兒還宮喜謂東宮曰吾今行得二神
童爲汝輔弼之臣也因除春坊僚御使之長在闕中蓋與東宮
年相若也寵遇無比其後小室撤家還八大家以終老焉其長
兒楊士彦號蓬萊官至安邊府使其次兒楊士俊也

聽驟雨藥商得子

壯洞藥儈老而鰥居無子無家輪回藥肆而宿食時 英廟方
幸毓祥宮時當四月驟雨注下溝渠漲流觀光諸人避雨於藥
肆房室檐廡籓籬簇立藥儈時在房中忽言曰今日之雨若吾
少時踰鳥嶺時雨也傍人曰雨豈有古今哉曰其時有可笑事
故尚今不忘傍人曰可得聞乎曰某年夏倭黃連之絶吾以急
步將貿於萊府日午越鳥嶺纔過鎭店無人之境驟雨急注咫尺
難分彷徨圖避之際山崖有一草幕直向入去有老處女在焉
爲先脫衣濯之而處女在傍不避忽焉心動仍與狎焉處女亦

無難意少焉雨止故不問其女之居住而郎來矣今日之雨政
如其時之雨故偶爾思之矣俄而自檐外有一平頭兒直上軒
問俄者言鳥嶺雨者是誰座也傍人指之厥童即拜曰今始淂
父天幸也許多傍觀無不疑怪藥儈亦異之曰是何說也厥童
曰郎父親身上有標暫請脫衣也乃脫衣見腰下後厥童尤以
為無疑曰直是吾父也座中曰願聞其由兒曰吾之母親兒時
守寡一經雨中行人後曰有胎以生吾吾漸長至學語隣兒則
有父呼之吾則無父可呼故詳問于吾母親親親所言一如
俄者父親之言且問其時暫見左臀有一黑痣云矣吾一聞其
言自十二歲離家尋父周迴八路三入京城今為六年而幸淂
父親天之所使豈非万幸仍謂其父曰父主不必久在於京願
與偕往吾當力穡奉養且母親方在守節而以其親家之不貧
似無朝夕之憂矣一時觀者無不嘖嘖稱奇藥肆主人方在內
聞之而出來曰某也得子云世間豈有如此稀貴[illegible]

乎其在親知之心猶尚聳喜况當者之心尤如何哉亦勸與子同去藥僧喜則喜矣久留京中猝地難去不無怊悵之意又以盤纏為憂其兒曰勿慮自有行中如干錢矣衆人皆力勸隨去皆以囊中所有助給之為五六兩主人亦給十餘兩兩晴後仍別諸人而與其子同行有子有妻有家有食優遊以終身云

捕獷賊具名唱權術

具南陽従少時驍勇過人有膽畧善唱歌好飲酒風神俊秀美男子也登武科為尚衣主簿忤時宰落仕潦倒十餘年盃々不得志 正廟朝襄陽獷賊李景来大有膂力亦有胆智嘯聚徒黨東西閃忽官軍不能捕有若海西林居正之處自 上聞具従之勇力即除宣傳官授密旨使之往捕臨行戒之曰以汝兼帶金吾郎銜行備衣捕賊之際便意従事治行盤纏密諭軍門不計多小助給之若失捕而来則當施軍律従奉命而退家有八十老母情事茫然已而嘆曰男兒生世豈能長事淪落哉今

注意

李景來捕縛ノ始末

斗大遂往見捕校卞時鎮與之同行卞是
中破落户總角林完石此則日行三四百
也暗々治行皆是倡優服色華麗之衣珍
完石負之步行至襄陽境時彼之叔父世
債爲襄陽倅追後下來特旨也彼與其叔父密議藏蹤跡自稱
冊客八處山亭日與吏鄉輩射帿酒肉淋漓用錢如水盡得吏
鄕官屬之心察其中別監一人好風儀善談論頗有方畧權鄕
也彼締結此人作爲心腹之交一日相與飲酒夜深酒酣彼忽
左手把其袖右手拔劍欲揕其胷別監驚惶罔措面如土色曰
是何事也々々々彼曰吾無他奉命藏蹤而來將譏捕景來
賊矣始知汝是景來也汝勿多言受我劍別監曰小人果非景
來眞景來今在近處當指示矣願活無辜之命彼曰然則賊安
在答曰日前來住境內聞新官家下來見機而去隱身於金剛
山中的知其去向矣曰何以的知汝知非同謀者乎答曰同謀則

乎其在親知之心猶尚聳喜況當者之心尤如何哉亦勸與子
同去藥儈喜則喜矣久留京中猝地難去不無悵悵之意又以
盤纏爲憂其兒曰勿慮自有行中如干錢矣衆人皆力勸隨去
皆以囊中所有助給之爲五六兩主人亦給十餘兩兩晴後仍
別諸人而與其子同行有子有妻有家有食優遊以終身云

捕獷賊具名唱權術

具南陽彵少時驍勇過人有膽畧善唱歌好飮酒風神俊秀美
男子也登武科爲尚衣主簿忤時宰落仕潦倒十餘年盍盍不
得志　正廟朝襄陽獷賊李景來大有膂力亦有胆智嘯聚徒
黨東西闖忽官軍不能捕有若海西林居正之變自　上聞具
彵之勇力卽除宣傳官授密旨使之往捕臨行戒之曰以汝兼
帶金吾郞䄂行𧘂衣捕賊之際便意從事治行盤纏密諭軍門
不計多小助給之若失捕而來則當施軍律彵奉命而退家有
八十老母情事茫然已而嘆曰男兒生世豈能長事淪落哉今

年得此賊所金帀如斗大遂往見捕校卞時鎮與之同行卞是
善譏捕者也又得京中破落户總角林完石此則日行三四百
里號稱神行太保者也暗〻治行皆是倡優服色華麗之衣珍
寶之物藏之槖中使完石負之步行至襄陽境時卞之叔父世
積為襄陽倅追後下来特旨也卞與其叔父密議藏踪跡自稱
冊客入處山亭曰與吏鄉輩射帿酒肉淋漓用錢如水盡得吏
鄉官屬之心察其中别監一人好風儀善談論頗有方畧權鄉
也卞俤結此人作為心腹之交一日相與飲酒夜深酒酣卞忽
左手把其袖右手拔釖欲揕其胷别監驚惶罔措面如土色曰
是何事也〻〻〻〻卞曰吾無他奉命蔵踪而来將譏捕景来
賊矣始知汝是景来也汝勿多言受我釖别監曰小人果非景
来真景来今在近處當指示矣願活無辜之命卞曰然則賊安
在答曰日前来住境内聞新官家下来見機而去隱身於金剛
山中的知其去向矣曰何以的知汝非同謀者乎答曰同謀則

乎其在親知之心猶尚聳喜況當者之心乎如何哉亦勸與子同去藥僧喜則喜矣久留京中猝地難去不無悒悵之意又以盤纏為憂其兒曰勿慮自有行中如干錢矣衆人皆力勸隨去皆收囊中所有助給之為五六兩主人亦給十餘兩兩晴後仍別諸人而與其子同行有子有妻有家有食優遊以終身云

捕獷賊具名唱權術

具南陽從步時驍勇過人有膽畧善唱歌好飲酒風神俊秀美男子也登武科為尚衣主簿忤時宰落仕潦倒十餘年盃盃不得志　正廟朝襄陽獷賊李景来大有膂力亦有胆智嘯聚徒黨東西闪忽官軍不能捕有若海西林居正之變自　上聞具從之勇力即除宣傳官授密音使之往捕臨行戒之曰以汝兼帶金吾郎階銜備衣捕賊之際便意從事治行盤纏密諭軍門不計多小助給之若失捕而来則當施軍律從奉命而退家有八十老母情事茫然已而嘆曰男兒生世豈能長事淪落哉今

注意

李景來捕縛ノ始末

高等法院

誠至究而但親熟故的知其踪跡矣犯曰汝試聽之渠雖有勇
力豈不見捕乎汝若從賊園门被誅曷苦從我設捕為大功劳
之人乎曉諭順逆其人唯唯聽命又曰令汝放送汝若漏洩此
機則當先捕汝又唯唯特放送之翌日與下校林童蔵踪入金
剛山自稱以京中倡優具名唱使卞時鎮擊鼓到處唱靈山調
華其衣散其珍宝之物施於各寺僧及遊山人由是名動山中
闻具名唱唱調人皆雲集犯遍察之終不見景来之面盖囙别
监詳探景来之容皃疤记故遍踏内外山於衆中陰察之終不
得焉登毗盧峰祝天仍痛哭而下宿長安寺夜深月色入窓耿
耿不寐步出神仙楼見山底草幕灯火微明心忽動遂往見之
一僧猗坐見犯之入来急蔵一物於膝底犯入坐與僧酬酢僧
曰何其名唱也犯欲覌其膝底物以手推僧曰僧何以知名唱
乎僧翻卧時見一大草鞋半造者犯欲结縛其僧曰此是李景
来之鞋也汝知景来所在處從実直告盖囙别监闻景来足大

之說故也僧驚服之他曰若與我捕景來則賞賜大矣諱之則
爲釼頭之魂於斯兩者何擇焉僧曰唯令是從他曰吾乃奉命
而來何以則捕此賊也僧曰今夜逢小僧乃天也當告以捕賊
之術景來嘗欲聽名唱之報約以再明日來此草幕又請造草
鞋故小僧造此鞋未及成矣景來若來則小僧請來唱調矣且
景來是平生嗜酒者也連勸酒待其沈醉後捕之無不濟矣遂
解其結傳爲心腹卽夜送林童於襄陽使之罔夜發送猛悍之
校卒四五十名再明日各自變服把守長安寺各處要害之地
又持來峻味燒酒兩瓶使林童賣酒於草幕再明日景來果
來草幕僧招他唱調他初亦報卽唱勸酒歌將進酒景來嘖嘖
稱善他買林童之酒一邊唱一邊勸景來喜其報一盃一盃復
一盃卽醺然而醉眼已朦朧連勸之不辭而飮俄而景來醉欲
睡他袖藏鐵椎奮擊之景來本是絶倫之勇也醉中跳出艸幕
外東奔西走時各處把守呼聲相應景來精神怳惚莫適所向

佗急變服雜於觀光人中跟向景来奔走之處以鉄椎潛身狙
擊之折其脚景来被傳呼把守校卒一齊来縛之除傳索屢絶
又以鉄椎擊其两臂然後始就傳多介官畢檻車送至京城戮
之賞其州幕僧及别監復命之日即除堂上宣傳官善於傳命
故長帯承傳之任屢歷州郡 上将大用之庚申 正廟昇遐
佗晝夜號痛哀毀成病而死

李節度窮途遇佳人

仁祖朝海西鳳山地有一武官姓李者饒於財而性甚豁達喜
施與信人不疑有告急者傾儲無所惜以此家計耗敗至不可
支然風骨偉麗見者皆以榮達期之仕爲宣傳官坐事失職鄉
居累年銓曹久不檢擬一日李謂其妻曰武弁鄉居官不自来
而家貧如此寔恐一朝塡壑寧不可歎所餘庄土賣可得四百
餘金以此入京求官得則生不得則死我意已决矣妻亦許之
遂盡賣田土果得四百金留百金付妻謀生以三百金上京健

僕駿馬頗動人目至碧蹄店止宿僕方治馬食忽有一漢着氊
笠衣服新鮮始則窺視俄而入来與僕輩語意頗慇欵僕輩恱
之問所從来曰兵曹判書宅使喚蒼頭也李微聞其說亟召問
之對如前李大喜曰吾方求仕上京所望者兵銓汝果是兵判
宅信任奴僕則其能為我居間周旋否且汝之来此何幹其人
曰小人為兵判宅首奴上典家蔵獲多在西関今方受命收貢
膳故今日發去耳李嘆曰得爾不易而有此交違何以則有周
旋之策耶曰此不難請與之同入京中小人受命辭出已数日
而擇吉發行故今始出来上典未必知之今復還為進賜周旋
後發行亦未晚也但未知行次中所持者幾何曰三百曰足可
用之遂隨而歸為李定一舘舍傍近兵判家囑主人善待之李
以為主人素知此漢益信之其漢歸家数日不来李謂以見期
大為疑慮也而来見李喜極如漢王之得亡何問数日何為不
来曰為進賜圖官豈可蒼猝耶有一處蹊逕甚緊而當用百金

李意問之厥漢曰兵判有姊氏寡居在某洞大監極念之所言
言必從小人以進賜事告于厥宅則内主要得百金美官可立
致進賜能無吝乎李曰此金之用專為此更何問卽出囊計数
而付之僕輩疑之曰進士不親往徒付此漢安知非邪耶李曰
其為兵判宅奴則明矣何可不信人如此翌日厥漢来曰内主
得金甚喜卽送言于大監𢚩以散政有當窠必首擬毋忘大監
諾之然必有言重者傍助之然後事益牢固矣某洞有某官素
為大監親重有言必從又以五十金投之則必喜可大得力李
深以為然令啚之厥漢来有喜色曰果樂聞矣李又付五十金
厥漢又来告曰大監有小室國色絶愛之生男甚奇懸弧在不
遠欲厚設具而無私儲甚憂之若又進五十金則事可十分完
全矣李又以五十金出給厥漢持去卽還曰姫果大喜言當竭
力周旋進賜好官非朝則夕當坐竢之然武官供仕冠服不可
不精備且以五十金貿辦則可矣李曰此斷不可已仍以金托

厥漢買易辦脩匪久毛笠帖裡廣帶烏靴黃金帶鉤一時致之
而皆極光麗李大喜自以為得一諸葛亮雖僕輩之始起者皆
大信之欣〻然顒望膴仕之必至李既具服着即懷刺詣兵判
家登謁備具履歷情勢告訴哀乞兵曹頷之而已非不假借終
無一言矜惻李以為此不過兵判之常事其後復往亦不免同
諸武逐隊問安而已無賜顏款接之意聞有政目則必艱辛覓
見而渠之名字少無起似者心甚焦躁而務悅厥漢之心來則
出其囊錢買肥肉大酒任其醉飽餘存者五十金幾盡消融李
頻問之向厥漢曰汝言久無驗何也曰大監何日忘進賜而奈
有所納者加於進賜則无為緊進賜何以得參然此輩得意者
已多聞後日散政大監將擬進賜某職此極腴官試俟之及政
目出又無聞厥漢來見曰某官及內主力請於大監可必得忽
有大臣託以某人不容不施為其所奪當奈何然六月都政不
遠某司之職財用甚饒小人已白於內主某官及小室合請於

大監已得快諾此則決不失矣且俟之李半信半疑而不敢不重待財力已罄盡矣及至大政奴主早起待報望眼欲穿而日高至午過午至晡矣吏兵批已畢而李之姓名寂無聞厥漢亦無蔽影李大悵失心僕輩之訕議恨歎不勝其騷耳李不能出毅氣猶望此漢之復至而前之日之來者今過三日不至李始大疑之招主人曰兵判宅首奴近日不來何也汝旣情熟何不招來主人曰此本素昧之人也其爲兵判家首奴進賜明知之耶小人實不知之第以渠自稱兵判家奴子而進賜又謂之兵判家奴也小人以此信其為兵判家奴子實則吾安知之李曰汝旣親熟知其家乎曰不知也進賜旣與親熟豈未嘗知其家耶李曰偶未致意耳自後厥漢絶跡不來李自念蕩敗家産盡輸於一賊漢累代宗祀許多家眷將擧委卭壑而族黨鄉隣妻子僮僕怨怒誚責其何辭可解且念平生桀驁之性豈肯寒乞覥而苟活耶百爾思之惟有一死乃快於心遂決意捨命翌日早

起直走漢江脫去衣冠大呌數聲奔入水中水浸葦腹已不勝懔慄不覺縮身退步佇立靜思曰寧雖自死莫如為人所打死翌日朝大飮酒爛醉錦衣烏靴金鉤横帶八尺長身昂然大步直至鍾街人〻大驚視以為神人而李方揀取衆中偉幹獰皃似有勇力者直前搏之飛脚大踢其人一鼓跌仆急起疾走追之不及李甚慨恨又環視衆中有可勝已者將趂之佇立睢盱狀若狂者目之所觸莫不潰然逬走街上空無一人李雖欲為人所打死而人方畏為李所打死〻可得乎日已暮矣大悵而帰夜臥無寐欲死之外無他念矣又思曰莫如入人内家狎戲妻妾則打死必矣翌朝又飮酒服着遊歷大街見一屋新麗直入中門而無阻搪者遂突至内廳只有一少婦年可二十餘花容月態手梳雲髻視之略不驚動向曰何人入人内室乎豈非狂者耶李直上廳把女手擁頭接口女不甚牢拒而亦無一人在傍呵之者李極恠之曰向汝夫何在女曰問夫何為世豈

有如許事醉狂雖不足較自有法司其速去李曰第言汝夫所在我非眞醉也自有情事不得已作此婦曰所謂情事何事李曰吾本舊日宣傳官也為人賊所期盡失家産決意就死而不能自死要人打殺故累作此等事終無下手者今汝夫又不在死亦至難將奈何咄〻不已婦人大笑曰信乎狂矣世豈有求死如此者乎公果武班清宦則以此風骨豈虛死耶我亦有情事不得已者欲圖他適而忽與公遇豈非天耶李向其情事婦曰妾夫本譯官也有正妻在室而聞妾之美又娶為次妻已四年矣始寘置一屋之內妻悍極妬而夫已老衰不堪其勃谿買[illegible]始也往来食宿非無眷戀之意畏妻之妬[illegible]只有數婢相守無異寡婦者作年夫以首滯留燕京今已周年未歸音聞杳然莫知[illegible]相吊喫着無闕而世念索然春風秋月悽傷自悼而已今婢輩以無人照檢相繼而去只有老婢相伴而

亦多不常〻在家情事酸苦如此人生幾何而守此褁朽不相
干之人酷受悍夫嫉妬夏之日冬之夜獨泣空閨之中如許情
事與被賊欺奪而求死不得者何間焉自念賤身異於士族不
可徒然枯死正欲别圖而忽有此奇逢分明天意矜憐我兩人
我宲願從公亦何慮耶聞其言始也惻然繼而欣然徐曰汝言
亦善矣然顧無可歸惟有一死耳婦曰非丈夫也然此會非偶
豈無便順之道願自愛無枉平生曰起入室捧出酒肴親酌以
勸李既悅其色且感其言隨勸飮醉酒興頗逸携女入室画屛
錦衾花茵繡枕蜂貪蝶戀極其繾綣枯草沾雨一死灰復燃彼此
喜可知也自是以後因常留任其生其死一任天公婦亦欲絶
其夫家不復畏忌但治珍衣美食以养李弁瘦顔日漸豊麗夜
則来宿晝則出遊奄過一月死念漸消生樂轉甚而女之風聞
亦自難掩而已譯官旋歸書信先到厥婦欲使李避去李恥不
敢歸遲回未决而譯官已到高陽店其家屬治具出迎譯官向

有如許事醉狂雖不足較自有法司其速去李曰第言汝夫所
在我非眞醉也自有情事不得已作此婦曰所謂情事何事李
曰吾本舊日宣傳官也爲人賊所期盡失家產決意就死而不
能自死要人打殺故累作此等事終無下手者令汝夫又不在
死亦至難將奈何咄咄不已婦人大笑曰信乎狂矣世豈有求
死如此者乎公果武班淸宦則以此風骨豈虛死耶我亦有情
事不得已者欲畧他適而忽與公遇豈非天耶李問其情事婦
曰妾夫本譯官也有正妻在室而聞妾之美又娶爲次妻已四
年矣始享置一屋之內妻悍極妬而夫已老衰不堪其勃磎買
得此屋使妾移居夫始也往來食宿非無眷戀之意畏妻之妬
數日得復足跡甚稀只有數婢相守無異寡婦者作年夫以首
譯隨行赴北適以事滯留燕京今已周年未歸音聞杳然莫知
歸期獨守空房形影相吊喫着無兩而世念索然春風秋月悽
傷自悼而已今婢輩以無人照檢相繼而去只有老婢相伴而

亦多不常〻在家情事酸苦如此人生幾何而守此衰朽不相
干之人酷受悍夫嫉妬夏之日冬之夜獨泣空閨之中如許情
事與被賊欺奪而求死不得者何間焉自念賤身異於士族不
可徒然枯死正欲别圖而忽有此奇逢分明天意矜憐我兩人
我豈願從公亦何慮耶聞其言始也惻然繼而欣然徐曰汝言
亦善矣然顧無可歸惟有一死耳婦曰非丈夫也然此會非偶
豈無便順之道願自愛無枉平生因起入室捧出酒肴親酌以
勸李既悅其色且感其言隨勸飲醉酒興頗逸携女入室西屏
錦衾花茵繡枕蜂貪蝶戀極其繾綣枯草沾雨死灰復燃彼此
喜可知也自是以後因常留住其生其死一任天公婦亦欲絶
其夫家不復畏忌但治珍衣美食以養李弁瘦顔日漸豊麗夜
則來宿晝則出遊奄過一月死念漸消生樂轉甚而女之風聞
亦自難掩而已譯官旋歸書信先到厥婦欲使李避去李耻不
敢歸遲回未决而譯官已到高陽店其家屬治具出迓譯官向

亦多不常〻在家情事酸苦如此人生幾何而守此裹枵不相
干之人酷受悍夫嫉妬夏之日冬之夜獨泣空閨之中如許情
事與被賊欺奪而求死不得者何間爲自念賤身異於士族不
可徒然枯死正欲別圖而忽有此奇逢分明天意矜憐我兩人
我寔願從公亦何慮耶聞其言始也惻然繼而欣然徐曰汝言
亦善矣然顧無可歸惟有一死耳婦曰非丈夫也然此會非偶
豈無便順之道願自愛無枉平生囙起入室捧出酒肴親酌以
勸李既悅其色且感其言隨勸飲醉酒興頗逸携女入室画屛
錦衾花茵繡枕蜂貪蝶戀極其繾眷枯草沾雨死灰復燃彼此
喜可知也自是以後因常留任其生其死一任天公婦亦欲絕
其夫家不復畏忌但治珍衣美食以養李弁瘦顏日漸豐麗夜
則來宿晝則出遊奄過一月死念漸消生樂轉甚而女之風聞
亦自難掩而已譯官旋歸書信先到厥婦欲使李避去李恥不
敢歸遲回未決而譯官已到高陽店其家屬治具出迓譯官問

其妻曰次室之不来何也曰次室自有别人何関於君譯官驚問其故妻細傳所聞譯官怒氣如山推擲盃盘急鞴駿馬腕懸利刀疾馳入来将欲一釼并剪蹴開大門衝突直入大呼曰何物賊漢入我室偷我妻速出喫釼忽有一人推窓當户冠服輝煌顔若神仙披開衣襟露示其胷嬉怡而笑曰吾今日真得死所矣汝刺我胸意氣安閑畧無動容譯官徐〻擧頭不覺懍然若侯景之見梁武氣縮口呿卻立呆不能出一言但嗟咄數聲忽擲釼謂李曰家宅妻財任思君自爲惘然出去不復回顧婦時藏在壁間窺見其狀出謂李曰庸奴何能爲乎然可速去耳走上樓捧出一櫃中有天銀三百兩曰吾父亦富室吾嫁時父以此財資送而吾深藏秘之夫未嘗知而父死未久無可與謀生者今幸有主此可爲資本且挈出一籠開示其中金玉珠貝首飾雜佩及錦繡衣服曰此亦數百金苟善運籌何患不富速命僕馬載之明曉李遂以兩奴兩馬載之滿馱置女其上李隨其

後馳歸鳳山譯官莫敢蹤之而其妻幸其去惟恐發状如欲推
還阻抑寢之李以其貲盡復所賣之土且轉運居積数年成富
室復上京求仕深慫前日務極周詳甄復出六次之序陞累陞
雄鎮至節度使厥女與之同居俱享福禄甚盛

注意

地方班族ノ讀書ト同級ナラ
（国家ノ班ノ書生）

高等法院

僕
簪纓宗支諸人幾盡淪喪只有孀娘孤兒
莫同幹理家務以替外庭一日忽逸去園
广峡牛莫言ノ一頁 至
三四十年後其孤兒長成貧窮轉甚不能
自給欲往投于関東一邑倅親知者路出高城郡日暮店遠遥
尋人炯蹄一岡之下千家同井碧尾欲流溪山艶治亭榭参差
乃就而问之則洞之豪者崔承宣也生踵门請謁有一少年秀
才甫生而延舘于一舍坐未定一青衣傳承宣言曰静無以陶
寫邀客位於座請欵生随教踵至有一老人豊頤廣顙兩眼熚
熚有光見生致禮容儀端整剪燭談話將及三更承宣屏左右

其妻曰次室之不来何也曰次室自有别人何關於君譯官驚
問其故妻細傳所聞譯官怒氣如山推擲盃盤急鞴駿馬腕懸
利刀疾馳入来將欲一劍并剪蹴開大門衝突直入大呼曰何
物賊漢入我室偷我妻速出喫劍忽有一人推窓當户冠服輝
煥顔若神仙披開衣襟露示其胸嘻怡而笑曰吾今日真得死
所矣汝刺我胸意氣安閑畧無動容譯官纔舉頭不覺懔然若
侯景之見梁武氣縮口呿卻立呆不能出一言但嗟咄數聲忽
擲劍謂李曰家宅妻財任思君自爲惘然出去不復回顧婦時
藏在壁間窺見其状出謂李曰庸奴何能為乎然可速去耳走
上樓捧出一櫃中有天銀三百兩曰吾父亦富室吾嫁時父以
此財資送而吾深藏秘之夫未嘗知而父死未久無可與謀生
者今幸有主此可爲資本且挈出一籠開示其中金玉珠貝首
飾雜佩及錦繡衣服曰此亦数百金苟善運籌何患不富速命
僕馬載之明曉李遂以兩奴兩馬載之滿馱置女其上李隨其

後馳歸鳳山譯官莫敢蹤之而其妻幸其去惟恐發狀如欲推
還阻抑寢之李以其資盡復所賣之土且轉運居積數年成富
室復上京求仕深悉前日務極周詳甄復出六次次序陞累陞
雄鎮至節度使厥女與之同居俱享福祿甚盛

宋班窮路遇舊僕

古有宦族宋氏久替簪纓宗支諸人幾盡淪喪只有孀婦孤兒
零丁孤子有一小童莫同幹理家務以替外庭一日忽逸去閭
門嗟惜莫詗其跡過三四十年後其孤兒長成貧窮轉甚不能
自給欲往投于關東一邑倅親知者路出高城郡日暮店遠遙
尋人烟踰一岡岡下千家同井碧尾欲流溪山艷治亭榭參差
乃就而問之則洞之豪者崔承宣也生踵門請謁有一少年秀
才甫生而入館于一舍坐未定一青衣傳承宣言曰靜無以陶
寫邀客位入座請款生隨教踵至有一老人豊頤廣顙兩眼燁
燁有光見生致禮容儀端整剪燭談話將及三更承宣屛左右

其妻曰次室之不來何也曰次室自有別人何關於君譯官驚問其故妻細傳所聞譯官怒氣如山推擲盃盤急鞴駿馬腕懸利刀疾馳入來將欲一釼并剪欻開大門衝突直入大呼曰何物賊漢入我室偷我妻速出喫釼忽有一人推窓當戶冠服輝煌顏若神仙披開衣襟露示其胷嬉怡而笑曰吾今日眞得死所矣汝刺我胸意氣安閑畧無動容譯官纔擧頭不覺懍然若侯景之見梁武氣縮口呿卻立呆不能出一言但嗟咄數聲忽擲釼謂李曰家宅妻財任思君自爲惘然出去不復回顧婦時藏在壁間窺見其狀出謂李曰庸奴何能爲乎然可速去耳走上樓捧出一櫃中有天銀三百兩曰吾父亦富室吾嫁時父以此財資送而吾深藏秘之夫未嘗知而父死未久無可與謀生者今幸有主此可爲資本且挈出一籠開示其中金玉珠貝首飾雜佩及錦繡衣服曰此亦數百金苟善運籌何患不富速命僕馬載之明曉李遂以兩奴兩馬載之滿馱置女其上李隨其

注意

高等法院

緊閉門仍免冠拜伏于生之前號泣請罪生莫知端倪吃了一
驚曰令公何故作此駭恠之擧乎承宣曰小人即貴奴莫同也
早蒙主恩暗地逃竄一罪也娘〻守寡待如手足而莫體盛意
永世忍訣二罪也冒姓誑世猥占祿仕三罪也身既榮貴不續
音信四罪也相公辱臨待如敵已五罪也負此五罪何以自立
於世乎幸相公責之笞之以稱積罪之萬一焉生瞿然無所容
措承宣曰主僕之義與父子君臣不啻一向今此恩情阻隔體
貌掣碍即欲無生以償此恨生曰設如公言顧今時移事往水
流雲空何必提起使賓主俱困願安坐閑話承宣即向家宗之
大小族黨無恙與否道故感新相與興喟生曰令公自幼誠有
器局尌耐匹天何得起家至此承宣曰正是更僕難盡小人童
幼執役竊覩主家命運否替興復無期自知一生不免飢寒曰
詐略有經營倉卒逃出而志高膽雄誓不老於輿儓之賤乃假
冒於崔門之胄顯閥而無后者初居京華潛殖貨財数十年之

頃得数千百金乃退居永平杜门讀書謹勑持身郷里已稱以士夫之行又散財而買貧民之心厚賚而藉富豪之口偶使洛城遊俠之徒華其鞍馬詐冒顕者之姓名聯絡来訪邑人益信之又四五年之後移鐵原修己如昔鐵人又待以一鄉之士族始乃聘一弁官女盖稱再娶也生子生女而或慮事覺又移居于淮陽少焉又轉移于此郡淮人向諸鐵人高人向諸淮人奔走相傳推我為甲閥而小人以明経登科第分類槐院歷正言持平而旋以大鳴臚擢通政叅知騎省同副喉院一日忽念難節者人慾也易缺者圓滿也若又冥升不已則神怒人猜僨誤可慮故決意勇退更不踏紅塵一步優遊田園歌詠聖澤而五子二女皆與顕族结姻𢈔庄前後左右都是姻婭之家長子以文科方在散秩次子以學行登道剡授寢郎而不仕次登國庠小人年踰七十子孫滿堂歲收萬斛日食千錢量分度力詎不自足而但念主恩未報寤寐如结每欲趍謁恐或介露

又欲周貧恨無門路此邪以潛自疚懷忱惚獨語者而令天借
其便相公来臨小人死且瞑目矣敢留相公數朔用副忠悃而
但以尋常行客忽被款厚則慈生傍視之惑惶恐敢欲畫以稱
烟戚以耀門閭夜以定主僕以正名分未知肯納否生許之言
訖天已曙矣子弟門生迭進問候承宣曰昨夜有奇事偶因渴
睡使家生叔氏族正為吾再從姪貫派昭然信非誣矣吾昔在
京華時與其父追遊同學情好如同胞伊来四五十年不幸有
存没之感兼以道路脩夐聲音莫憑未聞六尺之孤安在今者
相逢倍切傷感子弟輩大喜稱兄呼弟相携於山亭水榭茂林
脩竹之間以絲竹為日用觴詠為課程居月餘生欲辭歸承宣
曰謹以萬金壽之須廣謀田宅與近族分飽生大喜而車馬輜
照耀長程及歸家求田問舍猝成素封知生者莫不異之生有
從父弟自是浒皮最尤陰毒苦向生曰兄何以潤屋乎生曰某
知縣周恤云浒皮不信之他日又向之生曰路傍偶得銀瓮浒

皮邪裏肯信乃釀酒邀生共飲醉倒如泥浒皮忽大哭生恠詰
之浒皮曰我早失怙恃終鮮兄弟惟依從兄〃〃遇我如路人
寧不悲乎生曰我有甚薄待浒皮曰不通情曲豈非薄待乎生
財之由終不肯直言何也生曰汝不知我生財之由至成怨恨
我當宲告仍細述其詳浒皮大怒曰兄長包羞忍恥反受反奴
之辱賂呼兄呼叔亂其綱常豈非大段羞辱乎我當直走高城
悉暴此奴悖狀一以雪兄長之汙衊一以扶衰世綱紀言已納
履而走直向東门外生大懼急雇善步者馳書于承宣語故詳
悉又引失言之狀兼程而至則承宣方與諸公飲傳及呈書閱
看略無怖色大笑而起曰卻悔少日學得小技諸人問之承宣
曰日者宋姪之來語到醫人之術我偶說素工鍼治之技姪大
喜言渠有一弟狂易當專送治療云余謂戲言今果送之令明
间當抵此諸君須各歸家屏息闔门毋使狂者自横也諸人大
懼而散各自歸家一洞為之歛迹曰承宣家有狂夫來居無何

疥皮性如烈火胡吽亂嚷而至曰某也吾之奴也某也吾之奴
也一洞大笑曰眞箇狂夫来矣承宣安坐不動令健奴数十輩
脅出園而佶傳卽拘囚於家後庫中以便針治已而鄉里諸人
又會承宣嚬眉曰不啚此侄若是嬰廃幾成貞癎諸人曰可惜
名家少年有此心恙吾輩見狂者多矣未有若此之甚者云〻
夜深席散承宣持一大針獨造疥皮見囚處疥皮張口肆辱承
宣全不採聽以針亂刺皮肉盡綻疥皮不堪痛楚願活縷命承
宣一向深刺疥皮萬端哀乞承宣乃正色厲責曰我自守夲分
先陳来歷則固當好言相對而令忽摘發釁累計欲湛滅乃已
乎我白地剏開豈無智慮而被汝庸愚者所敗耶初欲以鈎客
邀擊汝于中路而特念先世之恩姑存性命汝若革心改啚則
當成一啚若迷執前失則我不過為殺人之庸醫惟汝自裁疥
皮感其忠厚量其利害乃曰如不悛改便為狗子承宣曰自今
昧爽必呼我以叔諸人如有所問則汝必荅如此〻〻疥皮曰

黃

敢不惟命雖呼爺亦甘心矣承宣乃出子弟語曰宋侄病祟幸不深在膏肓盡意施鍼當奏神效須厚備膩味以補虛耗翌朝承宣率子弟諸僕八見浉皮浉皮喜且拜曰自叔父療治以後神氣清明病根快去更願安卧靜室調養數日承宣泣曰天將不餒宋氏児耶我昨日忍所不忍亂刺汝膚可謂骨肉相殘因衣以新衣携乃出外舍盡意撫饋居無何鄉里聚集承宣使浉皮面〻拜謁浉皮蹙折惟謹且曰昨日疾大作不省所為能無悖慢於諸丈乎自是浉皮禮貌甚恭閱住五六月以繕錢三千送之浉皮終身感戴不敢以此事有洩云

被室譎露真齋折簡

廣州一措大不文不武地卑家貧不能力農以内助支過而以若干世誼之戚誼在京三十年出沒洛下而以人望才華之一無可取不得結交於一箇官人其妻訕之曰士子之遊京者居半以着意工夫賭取科宦之地否則納交於利勢之家以為依

托之地而至若夫子則旣無文字科宦非所可論三十年洛下宜
有一箇情交未嘗有一張存向妾心起怔無或酒色之沉惑耶
雜妓之外入耶措大呆恥其言之有理而無辭可答沉吟良久
乃瞞答曰吾非病風之人三十年遊洛豈徒然哉果有某姓某
人自少親密而悶我窮困恒曰若爲西伯則給我一家産云其
人再昨年登科令爲應教吾之上京必留是人之家早晩必得
其力矣其夫人聞之每於朔望用甑祝天以某人之爲西伯每
向某人之陞品與否其夫則每以尚遠誘之過六七年後適因
親黨之來往得聞某人之爲西伯而措大時適上京矣待其還
跣足出迎曰某官今爲西伯云何不往見須以明日發行措大
聞之不勝悶迫乃佯曰到任屬耳稍俟後曰何用躁々妻信之
過三朔後其妻促之曰何不往也曰無馬也已得貰馬則曰身
病也其妻曰然則須送人也曰誰爲我作千里之行乎妻曰已
約某隣之某漢盤纏亦已備置矣措大悶甚亦誘以無簡其妻

乃以一大簡授之措大東推西託百般圖避而無可奈何乃終
夜籌思遂冒沒裁一書簡皮封曰箕營節下〻執事入納露真
齋上候書裏面曰云〻小生以迂恠儒生畸窮所迫不辨雲泥
有闒敢此修候於素昧宰相未知台監謂憨何如宗狀載胎錄
下諒伏望別紙云小生以迂濶身世散漫持心小失文學世乏
產業兼之不緊出入遨遊京洛殘盃冷飯不嫌苟且一年二年
如此如彼零星妻子歸之於秦越之視如千稼穡屬之於芭籬
之邊鄉黨賤棄親戚排擯只賴室人賢哲祭祀之奉子女之育
猶以成樣所謂家長有若無矣如是者三十年于茲矣一日室
人以小生之積年遊京不得一長者交遊每致嘖言雖以婦女
之言宗無可答閤下自儒時地閥文望必將大做故遂擧閤下
之名飾辭以慰妻曰某人宗與我膠漆而且有丁寧之約曰若
為西伯則妻惠以一庄壑云〻以此瞞之此蓋六七年前事也
宗出於一時彌縫之計而老妻則認為真談信之無疑一自其

後飌飯之祝沐髮之禱皆願某人之西爲伯自執事登科以後
精誠愈勤企待愈切每向某大人令至何官生之於執事宲無
半面之雅而惟恐前言之歸虛以去年某官今年某資一〻苔
之有若眞箇親客者然頃者因其親族遂聞台監之出按西伯
要使小生親往乞馱小生之煩惱當如何哉托以無馬則備馬
以待之托以身病則雇人以送之甚至托以無簡則出一大簡
與之到此情地一倍悶隘誠欲中止則前言之虛妄綻露且欲
修書則台監之素昧何哉小生令以迫隘悶惱之意不得已悉
暴顚末惟執事哀憐之諒恕之書畢授之內君內君卽招隣漢
許給盤纏卽地起送厥漢到平壤營門洞開納上書簡巡相拆
見再三循還盖西伯自玉堂之後每以朔望夢至一家見一班
家夫人精潔沐浴淸水飌餠合手祝天曰使某人爲平安監司
云某人卽自家姓名也心甚恠之不識其故矣今見此書與夢
兆符合怳然大覺一是情地可憐一是精誠可感遂招來奴近

前其宅生涯之如何疾病之有無兒稺之長養條〻下問一〻詳探真若竹馬故舊樣其奴之心亦曰吾生員主果有京洛好親友矣雖窮居鄉曲豈不可畏哉廵相使其奴留之下處饋以盛饌過二日廵相招厥漢曰汝宅生員主果是葱竹之交宜有財物之惠而以汝卜重不得付送當自營馱送而汝之生員主偏嗜藥果故今以一樻送之汝其視之使之開蓋果油蜜果也遂掩蓋裹以油紙結以細繩封以踏印且向來奴之有父母以二十五大藥果別裹而給使歸遺其父母享給盤纏並書札出付使之促還其奴歸期漸迫夫人懸望甚切而措大則以其所為虛無孟浪憂患萬端便成不病之病一日妻忙告曰其奴歸矣斯須之頃延至柴門之外老妻出立軒外而措大則不敢開户穴隙窺之厥漢果為入來而背上有封物所負方在疑信之際厥漢納拜內庭夫人先慰行役之無事次問所負何物忙索荅札與之措大皮封曰露真齋執事回納箕伯謝狀裏面曰遠

承徽音披閱如對矧審動止一享佳勝矛莅任屬耳公務多端
撓惱何言瀚河千里雖難枉臨茅待日後即臨京茅則宗多長
話之可敘不備藥果一櫃伴呈措大〻發生氣巍〻以士大夫
氣像自處推窓起坐呼来奴曰遠涉千里其勞良苦厥漢曰幸
蒙下念無事往還何敢言勞且蒙使道寬亭至有小人毋藥果
之饋莫非生員主德澤遂以使道分付如是接待之若此一塲
仰白以別裹藥果出饋其父母兩班之生色大矣措大遂入內
鮮櫃出一立喫之此是平生初喫之物也夫婦相顧稱其味異
常次〻捲之則藥果不過二重而櫃中又有中層邊有一指可
容之穴開之則宗以天銀子一斗計其直過萬金有餘措大夫
婦大驚喜不覺踴身三丈措大遂賣銀買土至為廣州甲富云

刼舊主叛奴受刑

京居一班推奴於遐方而與其本官為平生親友坐於衙中考
閱帳籍奴甚繁盛至於百餘口而箇〻饒居以官威捉来其居

……又花名定贖千金以一句為限而厥奴輩小
……相告其上典曰奴主即父子也小人先世非
……村到于此生子生女有孫及曾今至為百餘
……恤之澤利於興販淂於作農遂為饒民而
常念父祖遺來之言則以某宅轎前婢流落他鄉內外諸孫今
此許多而阻隔上典宅問安已為幾許年云者歷歷如昨日之
聞今者上典主下臨實若父母之復見雖有官供在小人情理
豈不欲躬自奉供乎伏乞行次於小人之家以叙小人輩情理
惶恐幸甚且相距不過一舍六足之勞不費半日矣上典然之
明日往焉老奴數十輩等候於中路馬頭羅拜於前後擁護直
抵奴家內外大門及家舍皆雄偉洞中無他人家奴輩族戚自
作一大村矣遂迎坐於堂上進以大茶啖男女奴僕一齊現身
其麗無慮三四百口而其中貧不應贖願從為奴者亦近數十
家厥上典日飽酒肉放心閑卧將近一旬明即收贖定日也是

承徽音披閱如對矧審動止一享佳勝分莅任屬耳公務多端撓惱何言兩河千里雖難枉臨茅待日後即臨京茅則宗多長話之可敘不備藥果一櫃伴呈措大〻發生氣巍〻以士大夫氣像自處推窓起坐呼来奴曰遠涉千里其勞良苦厥漢曰幸蒙下念無事往還何敢言勞且蒙使道寬亭至有小人毋藥果之饋莫非生員主德澤遂以使道分付如是接待之若此一塲仰白以別裹藥果出饋其父母兩班之生色大矣措大遂入内鮮櫃出一立喫之此是平生初喫之物也夫婦相顧稱其味異常次〻捲之則藥果不過二重而櫃中又有中層邊有一指可容之穴開之則宗以天銀子一斗計其直過萬金有餘措大夫婦大驚喜不覺踴身三丈措大遂賣銀買土至為廣州甲富云

胡舊主叛奴受刑

京居一班推奴於遐方而與其本官為平生親友坐於衙中考閱帳籍奴甚繁盛至於百餘口而箇〻饒居以官威捉来其居

注意

高等法院

夜四更量數百名健奴圍其上典所在房前後十匝又壯丁數十名擁入房中執捉上典拔釼贊之曰急〻作簡於官家而以家有緊故未能躬辭自此徑歸之意措語可也不然則命懸此釼其中又有畧解文字者臨書見之宗無變通之路以姑息之計不得不從其言裁書而至名字則彼所不知年月之下書以徽欽頓即為封緘傳授厥輩厥漢送其黨中一人飛奔呈官〻閱封見之至年月下徽欽頓三字大生疑訝尋思良久忽然覺得盖徽欽即宋趙二帝而被拘於虜中者也意其班見辱於厥漢輩遂枷囚來漢大發校卒急往某里一邊奉其行次還衙一邊以奴為名者無論老少沒數縛來事嚴飭出送校卒輩飛到其家其行次果然見縛於首奴之家而一隊壯丁圍匝門庭矣校卒急解厥班之縛騎馬送官且厥奴輩一并結縛驅入於官庭厥輩中造謀首犯者枚舉報營御以一律其餘衆漢從輕重一〻嚴治厥班則給馬還京厥奴輩家産沒數記上并為馱送

注意

鄉弁御紳ハ田舍兩班ノコト

高等法院

於一廠班行中 後
兵落又多權術一日聞新除統帥不日將
須筒箇刀鞭之屬又買駿馬一匹及統帥行
遂首路武人刀具戎服櫜鞬出迎路左統帥顧向曰彼何人斯
武人鞠躬前進曰聞使道將赴任統營故小人願為隨往敢此
來現統帥視其人容貌俊偉聲音洪暢衣馬亦煇煌笑而許之
後陪裨將無慮數十人無不目笑之武人小不為慊曰〻隨行
與諸裨輩朝夕向安統帥上營翌日朝仕後營吏以軍官座目
板呈上統帥環顧諸裨輩曰君則以何人之請而來也對曰小
人某大監之請也又向其次對曰小人某大監宅人也次第盡
向來及武人曰君則何為而來也對曰小人即龍仁中路自現
而隨來者也統帥點頭隨所請之緊歇劃房任之優劣最晚只
餘一薄窠姑以武人差之未幾自京來者或以任薄而求去或

夜四更量数百名健奴圍其上典所在房前後十匝又壯丁数十名擁入房中執捉上典拔劒覔之曰急〻作簡於官家而以家有緊故未能躬辭自此徑歸之意措語可也不然則命懸此劒其中又有畧解文字者臨書見之宲無變通之路以姑息之計不得不從其言裁書而至名字則彼所不知年月之下書以徽欽頓即為封緘傳授厥輩厥漢送其黨中一人飛奔呈官〻閱封見之至年月下徽欽頓三字大生疑訝尋思良久忽然覺得盖徽欽即宋趙二帝而被拘於虜中者也意其班見辱於厥漢輩遂枷因来漢大發校卒急往其里一邉奉其行次還衙一邉以奴為名者無論老少沒数縛来事嚴飭出送校卒輩飛到其家其行次果然見縛於首奴之家而一隊壯丁圍匝門庭矣校卒急解厥班之縛騎馬送官且厥奴輩一并結縛驅入於官庭厥輩中造謀首犯者枚舉報營𨻶以一律其餘衆漢從輕重一〻嚴治厥班則給馬還京厥奴輩家產沒數記上并為馱送

於一廠班行中

鄉弁自隨統帥後

龍仁有一武人志氣磊落又多權術一日聞新除統帥不日將辭朝乃具騣笠虎鬚筒箇刀鞭之屬又買駿馬一匹及統帥行過前路武人乃具戎服櫜鞬出迎路左統帥顧向曰彼何人斯武人鞠躬前進曰聞使道將赴任統營故小人願為隨往敢此来現統帥視其人容貌俊偉聲音洪暢衣馬亦輝煌笑而許之後陪裨將無慮數十人無不目笑之武人小不為嫌日日隨行與諸裨輩朝夕向安統帥上營翌日朝仕後營吏以軍官座目板呈上統帥環顧諸裨輩曰君則以何人之請而来也對曰小人某大監之請也又向其次對曰小人某大監宅人也次第盡向末及武人曰君則何為而来也對曰小人即龍仁中路自現而隨来者也統帥點頭隨所請之緊歇劃房任之優劣最晚只餘一薄窠姑以武人差之未幾自京来者或以任薄而求去或

夜四更量數百名健奴圍其上典所在房前後十匝又壯丁數
十名擁入房中執捉上典扳釼質之曰急々作簡於官家而以
家有緊故未能躬辭自此徑歸之意措語可也不然則命懸此
釼其中又有畧解文字者臨書見之寔無變通之路以姑息之
計不得不從其言裁書而至名字則彼所不知年月之下書以
徽欽頓即為封緘傳授厥輩厥漢送其黨中一人飛奔呈官々
開封見之至年月下徽欽頓三字大生疑訝尋思良久忽然覺
得蓋徽欽即宋趙二帝而被拘於虜中者也意其班見辱於厥
漢輩遂枷囚來漢大發校卒急往其里一邊奉其行次還衙一
邊以奴為名者無論老少沒數縛來事嚴飭出送校卒輩飛到
其家其行次果然見縛於首奴之家而一隊壯丁圍匝門庭矣
校卒急解厥班之縛騎馬送官且厥奴輩一并結縛驅入於官
庭厥輩中造謀首犯者枚擧報營御以一律其餘衆漢從輕重
一々嚴治厥班則給馬還京厥奴輩家產沒數記上并為馱送

注意

高等法院

以妬寵而辭去所關之窠稍稍移劃於武人屢月任事詳察所為則見識通達做事勤幹人品才局俱非自京隨來者類於是益信任之腴窠緊任多或擬差所親裨將輩交謁更諫一不動意益加親信營中諸務盡為兜攬瓜期漸迫忽於一夜不告而走於是諸裨將一齊入現曰使道不信小人輩而偏信不知根着中路隨來者一營錢財盡付渠手今乃一夜逃潛世間寧有如許虛浪之事乎譏笑之聲左右迭發主帥使諸裨點檢各庫留在則無不蕩然主帥茫然失圖只仰屋長歎而已未幾瓜滿遞歸時當庚申之際朝著換局午人盡為斥退此帥亦南人也盡失攀援仕宦無路落斥數年家計剝落斥賣京第出居南門外里門洞舊日親裨無一人來見者朝夕屢空憂愁鬱悒日開前窓俯瞰大道一日見有人乘駿馬下馬一駄從者五六人向南門而上者俄而直入里門洞口直入自家大門來滚鞍下馬乘階上廳入房而拜現之統帥答拜坐定其人先問曰使道不

知小人乎統帥愕然曰果不知也其人曰使道不記年前統制
使到任之行中道迎謁而隨去者乎小人即其人也統帥始乃
大覺未暇責其盡輸營物不告逃走之罪當此窮途喜其來訪
遽向曰君於其間往何處今何故來訪耶其人曰小人以八面
不知之人自薦而隨往羣譏衆笑四面沓至使道一不採聽偏
愛信任小人頑非豚魚豈不知感乎第觀時勢使道非久當此
境界以如干廩俸之餘為歸家幾年之用乎故小人為使道別
辦一計為報德之地而若先告於使道則使道必不許之故小
人果知欺罔之為罪而亦不暇恤焉潛輸營財往其處得一別
區設置庄所諸般經紀今已整頓故敢來請使道往居其家以
終餘年使道自量今居此世仕宦路阻飢困轉甚安能鬱鬱久
居此乎願使道熟計之統帥聞言尋思半晌儘覺其言有味遂
許之於是武人命牽來諸僕精具飯飡二床一則進於使道一
則進於內間留三日收拾家藏備具轎子遂與夫人一齊起行

隨武人發行幾日轉入山谷中逾越山脊前當太嶺統帥心雖
疑懼而到此地頭亦無如之何也武人先登嶺上下馬統帥亦
追到下馬見四山周遭平野廣濶尾屋櫛比禾稼滿野武人指
示曰此使道所處之家又指其傍曰此小人所居之家一坪田
畓自某至某是使道宅所當收者自某至某是小人所當收者
統帥見此心目怳惚笑顔始開遂下嶺入其家房屋精灑制度
奇妙入見內舍亦然前列各庫盡為封鎖武人招首奴分付曰
汝之上典主今此來臨汝輩等各入現身於是豪奴數十人一
齊現謁又招女婢亦如之命約各庫開金遂與統帥輪行開示
曰此則某庫此則某封米穀藁草充積庫中復入內舍則大自
欌籠釜鼎等物細至日用雜物無不畢具於是統帥大歡樂之
武人又請往見渠家向架雖少而精灑則無異吾家矣自此以
後日夕往來或相與博戲或共往觀稼歡情無間一日武人曰
使道既在此中今安用使道小人為哉請相與為平交何如統

師亦喜之優遊終老云

掘銀瓮老寡成家

昔有閭閻一寡女青年喪夫只有乳下二子家計貧朝不謀夕其家在六角峴下後有園可以治圃者一日爲種菜資生計方欲耕治揮鋤之際錚然有聲見一石方正大似盒盖樣始用鍫鍤之屬除其傍土擧石而視之則下有大瓮一坐銀貨滿其中遂急掩其盖石復取土而埋之踏而平之又不向家人說道人無有知之者家雖至貧而敎誨二子極其誠勤次第成就文筆優贍知道理識事體奄爲吏胥輩佳子弟遂各爲宰相家傔從以其人事伶俐有文有筆精白一心其宰相亦寵愛之未幾兄爲惠廳書吏弟爲度支書吏家勢稍饒其母寡女老而無恙備享榮養孫子亦七八人長成者或爲傔從或爲廛人一日其母會其子孫及婦女諧後園埋餘銀之所使之破土擧盖以示之諸人皆大驚曰銀之埋此何以識得乎其老母曰吾於三十

年前意欲治圃親自修地揮鋤之際此石露出故去土而舉蓋
視之則銀滿一瓮其時生計艱窘非不知掘出賣之則可作富
家而第念汝輩尚在襁褓知覺未長趍向靡定習見其家富之
樣不知世間有艱難之事好衣好食飢寒不識長其侈習養其
驕性其肯屈首於問學從師之業乎沉溺於酒色外入於雜技
即是倘來事也故視若不見仍為埋置使汝輩知飢寒之可憂
財物之可惜無暇念及於雜技不敢生意於酒色俾得孜孜於
文墨之事勤勤於契之濶業今則汝輩幸已成就年既長大各
有所業家業稍饒立志既固雖屈餘銀而用之似無侈汰浪費
之慮又無外馳走作之患故指示汝輩使之散賣因用矣自是
以後次次發賣得數萬錢遂為巨富而其老寡好作善事飢者
食之寒者衣之親戚之窮不能婚葬者皆厚助之又於冬日必
作襪數十乘轎而出行見乞人無襪者必與之蓋以寒苦之最
難堪者足凍故也又周行於所親知家貧窮者每周其急草屋

之末盖者使之秉屋尾家之傾頹者使之修改計價而給之其老寡年過八十無病而逝其二子各年過七十老退吏業官至同知追榮其三代其後代〻子孫繁盛或登武科歷主簿察訪或以軍門久勤經僉使萬户云

受刑杖唇大風月

鄉曲有一措大短文詞而好風月邑倅遇旱禱雨乃作詩曰太守親祈雨萬民皆喜悅半夜推窓見明月人有告知者邑倅以為嘲戲官家捉来杖臀又作詩曰作詩十七字打臀十五度若作萬言疏撲殺邑作倅聞之大怒論報營門勘以土民凌辱官長律。配北道遠其渭陽来別又作詩曰遠別數千里何時更相見握手淚潛然三行盖其舅眇一目故也舅見其詩大怒而去彼措大者真所謂識字憂患是也一作詩而受官杖再作詩而被營配三作詩而逢舅怒人之不愼於文字之上者可不戒哉

唱高歌樑上豪傑

柳忝判諗嘗定女婚戚倫婚具置於內堂樓上而樓中又有大
庬蒲儲旨酒一日柳寢於內堂忽有歌聲如在耳邊諦聽之介
自樓上柳公大驚急蹙起婢子燃燭照之呼名衆婢上樓看之
則有一大漢鬚髮赤面醉倚衣袱一手持瓢一手鼓脾睥睨人
而歌曰平沙落雁江村日暮漁舟歸白鷗眠何處一聲長笛醒
醉夢慢調寥亮屋樑可撼歌而又歌畧無聞覩上下莫不驚駭
結縛投下樓窓致之中庭兀然醉倒認之而不對黎明視之是
居在不遠之地常民之素不潔者也柳公笑曰此是盜賊中豪
傑遂解而遂之

渴二妾權上舍福緣

安東權進士早年上庠家計至貧又喪配耦旣無子女又乏僮
指身兼奴僕窮不能自存隣有常漢寡女姿色稍麗家貲頗饒
靑年喪夫矢不適他精潔持身村里惡少輩亦不敢生意權旣
隣居習知其狀屢送媒婆以探動靜厥寡聽之藐藐誠莫可奈

注意

寡婦奪略

高等法院

卩適厥寡過去而忽言曰進士主近日平安
來今適從容今日夕飾來喫吾家甚好云
小及諧爲令厥寡所言寔出望外眞所謂童
逖滿口許諾待日昃躬往其家厥寡欣然逅
接逅之上聽饋而夕飾與之共坐談笑厥寡忽曰進士主解髻
編髮與吾換衣裳以爲一時嬉娛如何權莫曉其意而不能違
拒依所言爲之厥寡遂携手入房卧之裀中又曰進士主先爲
就寢吾則裡急放便後當入來云而仍爲出去久不回來權滿
心疑恠轉輾不寐忽於三更量窓外有喧嘩之聲衆丈夫一齊
攔入蒙之以衾緊緊結縛負而出街行數十里許入一大门擇
一間淨室卽擔而解其縛權固料其惡少輩欲刼掠厥寡之計
而要觀下回不做一聲任其所爲而默察動靜則乃本邑吏房
家也少頃吏房入來勸以米粥亦牢拒以爲壓驚權緊蒙衾被
不露頭面所勸米粥亦牢拒不飮吏房曰今夜則必驚刼未定

柳叅判諭嵩定女婚戚倫婚具置於内堂樓上而樓中又有大
甕滿儲旨酒一日柳寢於内堂忽有歌聲如在耳邊諦聽之介
自樓上柳公大驚急蹙起婢子燃燭照之呼名衆婢上樓者之
則有一大漢鬅髮赤面醉倚衣袱一手持瓢一手鼓脾睥睨人
而歌曰平沙落雁江村日暮漁舟歸白鷗眠何處一聲長笛醒
醉夢慢調寥亮屋樑可撼歌而又歌畧無聞覘上下莫不驚駭
結縛投下樓窓致之中庭兀然醉倒認之而不對黎明視之是
居在不遠之地常民之素不潔者也柳公笑曰此是盜賊中豪
傑遂解而送之

淂二妾權上舍福緣

安東權進士早年上庠家計至貧又喪配耦既無子女又乏僮
指身兼奴僕窮不能自存隣有常漢寡女姿色稍麗家貲頗饒
青年喪夫矣不適他精潔持身村里悪少輩亦不敢生意權既
隣居習知其伏屢送媒婆以探動靜厥寡聽之藐藐誠莫可奈

何一日權散步庭中適厥寡過去而忽言曰進士主近日平安否一洞居生未嘗往来今適從容今日夕飰来喫吾家甚好云云權常所留意而未及諧焉今厥寡所言寔出望外眞所謂童蒙求我寧不喜幸遂滿口許諾待日昃躬往其家厥寡欣然迎接延之上廳饋而夕飰與之共坐談笑厥寡忽曰進士主鮮髻編髮與吾換衣裳以為一時嬉娛如何權莫曉其意而不能違拒依所言為之厥寡遂携手入房卧之裀中又曰進士主先為就寢吾則裡急放便後當入来云而仍為出去久不回来權滿心疑恠轉輾不寐忽於三更量窓外有喧嘩之聲衆丈夫一齊攔入蒙之以衾緊〻結縛負而出街行数十里許入一大门擇一間凈室卸擔而觧其縛權固料其悪少輩欲㥘掠厥寡之計而要觀下回不做一聲任其所為而黙察動靜則乃本邑吏房家也少頃吏房入来勸以米粥亦牢拒以為壓驚權緊蒙衾被不露顔面所勸米粥亦牢拒不飲吏房曰今夜則心驚㥘未定

柳忝判諗嘗定女婚戚倫婚具置於內堂樓上而樓中又有大
甕滿儲旨酒一日柳寢於內堂忽有歌聲如在耳邊諦聽之乃
自樓上柳公大驚急蹙起婢子燃燭照之呼名衆婢上樓看之
則有一大漢鬚髮赤面醉倚衣袱一手持瓢一手鼓脾睇眄人
而歌曰平沙落雁江村日暮漁舟歸白鷗眠何處一聲長笛醒
醉夢慢調寥亮屋樑可撼歌而又歌畧無聞覰上下莫不驚駭
結縛投下樓窓致之中庭兀然醉倒認之而不對黎明視之是
居在不遠之地常民之素不潔者也柳公笑曰此是盜賊中豪
傑遂解而逐之

得二妾權上舍福緣

安東權進士早年上庠家計至貧又喪配耦既無子女又乏僮
指身兼奴僕窮不能自存隣有常漢寡女姿色稍麗家貲頗饒
青年喪夫矣不適他精潔持身村里惡少輩亦不敢生意權既
隣居習知其狀屡送媒婆以探動靜厥寡聽之藐藐誠莫可奈

注意

高等法院

心緒散亂姑使之安意就眠有一女息年及笄而未嫁者使之
同宿一房以為慰安驚懷喻以事理之地權自是久鰥之餘當
此深夜靜寂之時得逢未笄處女同處一房寧有無事虛度之
理乎其處女携衾入房聯枕同宿而間以好言慰撫之擧顔接
面撫其身體權引手携入共處一衾撫乳合口極其殊常其處
女雖極疑惟既認以寡女之惻来豈有他慮務欲得其歡心相
與戲謔不意中緊抱兩脚狼貪搆會其處女雖甚倘怳驚惻以
若柔弱之質怎當強壯之氣不敢發聲俯首從命一塲雲雨已
畢不待天明郎為出去羞媿欲死而亦不能説道於其父母權
待曰出擁衾起坐推開前窓招来吏房大聲叱責曰汝欲以汝
女納為箕箒之婦則從容禀告聽其肯否而已何敢暗地深夜
惻縛兩班與汝女使之同寢者此何道理此何人事吾若以此
告官則汝罪將至於何境乎吏房始認以寡女之縛来詐料班
民之誤縛耶聞其分付已不勝惶惻而擡首見之則即平日所

親權進士也事出不意同知所措寡女之㧕縛兩班之誤捉兩
罪俱發方死猶輕伏地戰兢告以死期將迫躬犯同死之罪生
之殺之恭候處分云哀乞不已權仍索取衣冠語之曰汝罪狀
死不足贖而旣與汝女有一夜之緣亦不無人情當十分參酌
特爲安恕然汝之庄獲産業必折半以給汝女〻〻亦須備轎
馬當日治送于本宅爲可〻吏房死中得生万分喜幸稽首稱
謝唯令是聽權待其朝食後緩步歸家其隣寡婦亦爲來會言
吾自喪夫以後誓不更嫁立心旣固万言難回矣曰前風傳本
府吏房將於某夜行盜㧕之事云聞甚驚悚而身旣寡弱若至
此境則一死之外更無他道然而人命至重豈可浪死且念與
其逢辱於强暴無寧毁節於隣班又熟知進士主之留意於吾
故果誘致吾家搜着衣裳假粧女人之貌身卽逃禍幸免當夜
之厄而進士主則雖徑一時之橫厄因緣此會又得一處女亦
豈非幸歟然吾以守寡之女無端與隣班携手而入搜衣而着

平生貞節毁敗無餘令則將與進士主同居以生云云少焉吏房諂送其女權進士以窮鰥身世一朝得二小星大喜過望并率二妾而隣寡旣不費吏房之分財甚饒足以此捽成富家翁安享平生子孫亦盛云云

聽妓語悖子登第

昔一宰相爲平安監司有小子年十三美容貌多才藝其父偏愛之營妓中有與之同年者亦有才色使入居子舍以供文墨之戲踰年相與交合情愛甚密及其父瓜歸不忍相離相與握手涕泣而別上京後其父以家中多撓難以專工褁書袱送山寺讀書留數月思想厥妓不能忍住一日忽單身逃出向關西而走到平壤尋訪厥妓之家厥妓則不在只有其母初不相識乃自言其誰某而問其女何在則其母曰女也方爲使道隨廳使道偏寵之暫時不許出今雖遠來無以得見矣生聞之殊甚落膽妓母曰今旣遠來姑留數日不如還歸去也生曰千里跋

涉不得一面無端空歸不如不来請媼為我設計俾得一見其面則吾願畢矣時當冬月厥媼曰若營中雨雪則城内諸民入去掃雪其時混村民輩掃雪之行僥倖得一見乎生然之姑從其言待之矣忽一夜大雪營底民人盡入掃雪生頭戴箬笠而腰束藁索持一箒混入營中意不在掃雪而只頻〻擧箬笠而瞻望堂上時隨廳妓輩出而觀現見其擧止爛熳相擧手指笑之生擧頭一瞻瞥見厥妓亦在其中厥妓亦一見而旋即回身入去更不出来生長嘆而歸語妓母曰我則不能忘情徒步下来而渠則一見回避不得更見何其無情之若是相與嗟嘆轉輾不寐時雪月照耀北風寒冽忽聞歌聲自遠而近歌曰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聲音清絕嫋娜轉向其家而来入門而呼其母曰某書房来而見在何處生聞之推戶躍出乃厥妓也遂携手入室叙其相思之情慰其遠来之意且曰吾為使道近幸之妓頃刻不得暫離而既知書房主之来安得不一

番相見乎吾詐稱亡父之祭忌乞一夕之暇天明則復當入去矣兩情相會只今夜而已此後雖或復来更無相面之路豈非可恨不如從此潜逃永遂于飛之願不亦樂乎生荅曰好矣汝言誠是矣厥妓遂遍搜箱篋持其銀金寶貝簪珥之屬綾羅錦繡衣裳之類裹作輕任不告其母遂與生夜半逃出遂向殷山地買小屋而居之賣輕装而資生焉一日妓謂生曰吾輩逃命在此雖幸遂願不可永作此状况書房主以宰相宅貴重之子不勝一賤妓溺愛之情不顧父母亡匿此地其為得罪於倫記者多矣將何以自立乎生聞其言始乃瞿然大悟曰然則為之奈何妓曰惟有科擧一路可以贖罪書房主前日未讀者何書耶遂購其書以来勸使讀之若小惰則必減其膳而苦勸之晝夜不暫息又遍求他書如是數年妓謂生曰書房主自量腹中之物如何今始可以做科工矣生曰雖欲做之不知科文程式奈何妓乃遍求邑中善文者之所作及近年科場之文使依倣

做之生本有才華又數年勤讀文勢日進所做諸篇無非佳作
又使之謄出數本試考於善文者莫不稱讚妓曰今則庶可觀
科爭生曰可矣適有大比之科妓乃優備資裝以送生遂上京
住於旅舍科日曉頭隨諸生入場望見懸題操紙筆立書而呈
卽一天也其父適以命官擢其文爲第一　上覽之亦加稱讚御
手拆秘封乃是名不而觀其父名則卽是命官也　上顧命官
曰卿之子登第矣投示其劵命官取而視之則父名則雖同而
職啣則云是前平安監司也見訖泫然流涕　上恠問之命官
起伏對曰臣果有子而死已十年矣誠不知此何人也遂命呼
名召上進伏榻前而親問之生自初至終詳細一一直奏命官
亦在傍聽始知其子之不死矣　上大奇異之特命賜樂使命
官前率歸家行會本道本邑治送厥妓乘轎上來永作小室焉
成小會四六詩令
古有一方伯與中軍營將通判審藥撿律及其長子承宣次子

擧子暇日遊宴方伯曰不有佳作何以言志但一座諸賢難保
箇〻能詩若以四六一句率口走成則甚佳〻衆曰諾方伯先
吟曰桃花千朶柳万條一年春光營將曰小官武夫宲無鬪花儷
葉之才願效梠梂臺七言詩各言其職務方伯許之营將曰棍
十箇刑二次治盜活法長子承宣吟曰正三品從二品承旨闕
望次子擧子吟曰詩三上賦二下每榜初試中軍吟曰錢十貫
米五石官況至薄通判吟曰災百結還千石催科劇務冊客吟
曰米一斗肉十斤下記筆削撿律吟曰杖一百徒三年功議各
減審藥吟曰薑三片棗二枚不拘時服相與大笑積成一軸有
一妓進曰妾獨無詩徒飽酒肉願獻一句滿座稱佳妓曰夜三
極晝二次長時不厭人〻絶倒極歡而罷

宰相戲捫梅花足

古有一宰相夫人性嚴有法度宰相甚憚之常恐或取侮於夫
人也其家有一婢名傚梅花少而且美宰相每欲挽之曰婢在

夫人左右未得其便惟或以秋波慇懃則婢甚冷落蓋畏夫人剛正也一日宰相坐内堂夫人坐廳事治産婢承領夫人之使令入房子裡轉上樓庫而一足垂在樓门之外宰相諦視其足則白如凝霜小如新月不勝憐愛以手掬之婢大驚且吽夫人正色進前曰相公年老位高何不自重宰相乃權辭曰余誤認以卿〻之足有此故犯耳時人為之語曰相思一夜梅花夵（梅花）（婢名足佁名夵）忽到窓前疑是君（認以夫人足故云〻）

捐千金洪象胥義氣

譯官洪純彦當　萬曆丙戌丁亥年间随節使行入皇京時有新起一青樓而门楣懸一牌書以非銀千兩不許擅入中華蕩子輩皆以價重之故不敢生意洪譯聞之意謂索價若是重大所貯女子必是天下一色如果傾城而傾國則千銀何足惜也試為入门詳細訪问則此非遊冶之娼家女郎某侍郎之女子而某侍郎逋公銭累万金方枷囚於錦獄擬以一律蕩盡家産

徵及姻族而所不足尙三千金償命之外更無他道旣無子姓
只有一箇女子姿色才華超出等儕其女子不勝悲寃欲爲賣
身得金備納餘錢救得父命之計不得已有此擧云云洪譯聞
之矜憐其情景不敢求見其女子直爲出門搜得行中諸人所
儲之銀厥數滿千輸送青樓後仍隨使行出來矣其女子旣不
汚身空得千金充納公錢救活將死之父命感頌恩德天高海
深銘佩在心不能暫忘仍罷青樓歸于本家後爲石尙書呈繼
娶別織錦緞每匹輒繡報恩二字每於行人之便申勤付送課
歲不廢至壬辰倭寇之東搶也 宣廟播遷龍灣專价請援於
大國伊時洪譯又爲隨往石尙書時帶兵部尙書習聞洪譯之
高義於夫人且夫人聞洪譯之入來恳乞尙書要其周旋石尙
上告皇帝下托朝廷特遣李提督如松率將軍三十餘員兵馬
幾万名以救之又降粮穀賞銀以爲接濟之地竟得掃平寇亂
肅淸宮禁 鑾輿返京此固是 神宗皇帝字恤小國再告藩

屛之恩德出尋常万〻而石尚書夫人亦多有力云〻

乞婚需朴道令呈表

洪州邑古有朴道令早喪怙恃家勢赤立多年入雇年過三十尚
未婚娶而適有一婚處然赤手空拳分錢難辦不得已做一四六
之文呈于本官曰自父祖本來艱難已愧三十後長嫁定婚姻
例事扶助鼓冀多少閭處分洞燭下情特被上德伏念民人事
多白家門不靑五臟土迷粗知十五行反切兩拳火出初無一
二分處通至今婚處之不宜非但妻宮之多殺安約正金風憲
此皆不顧於娶渠許座首權別監彼亦無意於胥我頭上之加
冠已久人或疑其喪妻脚間之同甲夙成孰不冤其無子寡婦
家獨女婿平生之願至蹉跎大臣宅兒婢夫遐方之蹤跡趷趴
聽以上下寺不及每被令明年虛過稠人廣座中酒不飲而面
熱獨宿空房裡堗雖暖而心寒曾未過襁褓中孩兒宋神宗之
天緣何在尚不知衣裾下珍味梁處士之人生可憐心懷急時

豈無夆笑人之戲兒童逢處難堪老道令之稱號虎狼之身勢
正窮鼯鼠之昏處難忽出卜子夏段木賜木卜之姓字雖同陽
山郡華陰州陰陽之貫本則異才二八之阿只氏固知未及經
人近四十之老新郎必曰丁寧無室四柱不退切自喜人無間
言三堂相符是所謂天定配匹第令兩閒外無物寔是九面内
所知驪州從兄果無獨辨之形勢加平族丈每於中婚之已切
彼旣骨餘之兩班難蒙肉德此亦推亡之獨脚未需酒盃借足
以着之道袍姑舍禮不可廢也納幣將何幾年一念之經營今
日百事之憂患先進輩酒饌債將來無堪當之方新婚時鹽醬
憂已往非經歷之事分錢尚未入手冠帶貫不給亦難尺布初
無掛身衣袴次未備充問簪子之掬婚取成藉藉砥平官之穀
礐言巫女之和奸作戲咄咄横城倅之風情前有呂父後有杜母
官家之子視亦多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廊庙之申飭非一排朔
条下記外必有四五斗之剩餘除番布上秩中豈無六七升之

堪用魯哀公之絶交久矣此亦細〻希啇孟嘗君之出處尤難伏乞多〻益辦前聖豈欺余哉百姓悅姓好色之與共後生將爲往也七事㾮户口之必增俾當五月前上龜鼓不百拜淺奠雁陽剄不足縱娌爲人少天陰德難忘庶幾極力報地云〻夲官見之非但情理之可矜深嘉其儷文之精工特爲題給錢貫米包以助其需得以娶妻居生云爾

廬墓側孝感泉虎

成廟朝時湖南興德縣化龍里有吳浚者士族也事親至孝親沒葬於靈鷲山結廬墓側日啜白粥一甌哭泣之哀聽者隕淚祭奠常設玄酒而有泉在山谷中極清甘距家五里吳君必親自提壺汲之不以風雨寒暑少懈一夕有聲發自山中如雷轉一山盡撼朝起視之則有泉湧出廬側清潔甘洌一如谷泉往視谷泉已渴矣遂取用庭泉得免遠汲之勞邑人名之孝感泉廬在深山之中虎豹之所宅盜賊之所萃家人甚憂之旣過小

祥一日忽見一大虎蹲坐于廬前吳君誡之曰汝欲害我耶旣不可避任汝所爲但我無罪虎便掉尾低頭俯伏而跪若致敬者然吳君曰旣不相害又何不去虎卽出門外伏而不去日以爲常至於撫弄若家畜犬豕而每當朔望虎必一大鹿或致山猪於廬前以供祭需周年而不一闕猛獸盜賊仍以屛跡及吳君闋服還家而虎始去其他孝感異跡甚衆而泉虎事特其最著者也其時道臣上聞於朝 成廟特命旌閭賜束帛吳君年六十五卒贈司僕正邑人享之鄕賢祠

托終身女俠捐生

李叅判匡德號冠陽承命廉訪北關秘跡潛影備嘗艱難盡採守宰之臧否風俗之頑柔將到咸興露踪決事乃與數人暮入城內只見居民奔走叫譟曰繡衣今日將到李公訝惑不定曰遍行一道未有識破我者今此喧聒或緣於從者之有洩耶乃還出郭外窮詰諸伴未有端緒過了數日復入城內方始出道

判決公務且問邑吏曰爾書何由知我來吏曰滿城喧傳未知
先出於何人之口李公命採報言根吏退而窮探則案七歲小
妓可憐先唱也入悉其狀李公令可憐近前曰爾纔離襁褓何
能辨得使星對曰賤人家在街頭向日推窓而窺則有二乞丐
并坐路側而這裡一丐衣履雖弊垢穢手甚是白軟故自疑曰
凍餒執役之類固當胼胝黝黑詎能如此也訝惑之際那丐解
衣扪虱旋即欲着則其傍一丐攬而衣之執禮甚恭正若僮僕
之於貴者故始乃牢信其為繡衣備告家人則頃刻喧傳以至
一城紛拏云云李公大異其穎悟極其愛憐及還贈以一詩妓
亦服公之文華器宇有托身之意年既及笄猶自守紅帷待公
言誓不許人而公則案未能知也迨夫公坐事竄咸関寓住
一吏舍妓親往趍侍昕夕不捨公亦深感其誠然自分身罹罪
戾不可昵近女色與之周旋者四五年未嘗及亂妓益服公之
偉度欽歎孚感公嘗令他適而抵死不聽妓慷慨磊落喜誦諸

葛孔明出師表三每清夜月朗為公一唱音吐清硜如白鶴唳空為之泣下霑臆隨吟一絶曰咸関女俠滿頭絲為我高歌兩出師唱到草廬三顧地逐臣清淚万行垂一日公蒙賜環之恩將還始得繾綣而公曉之曰吾行有日雖欲將汝偕焉宥命覊耳載妓後車吾所不為歸田之後必當力致汝于家毋恨稍遲妓喜動眉睫慨然領諾而公歸未幾因病捐館妓聞訃音設祭長慟引決而逝家人葬于道側後朴文秀出按北臬過其下題其碑曰咸関女俠可憐之碑

甲子乙丑海中金
丙寅丁卯爐中火
戊辰己巳大林木
庚午辛未路傍土
壬申癸酉釰鋒金
甲戌乙亥山頭火

丙子丁丑澗下水
戊寅己卯城頭土
庚辰辛巳白蠟金
壬午癸未楊柳木
甲申乙酉井中水
丙戌丁亥屋上土

戊子己丑霹靂火
庚寅辛卯松柏木
壬辰癸巳長流水
甲午乙未沙中金
丙申丁酉山下火
戊戌己亥平地木

庚子辛丑壁上土
壬寅癸卯金箔金
甲辰乙巳王燈火
丙午丁未天河水
戊申己酉大驛土
庚戌辛亥釵釧金

壬子癸丑 桑子木 甲寅乙卯 大溪水 丙辰丁巳 沙中土 戊午己未 天上火

庚申辛酉 石榴木 壬戌癸亥 大海水

子辰

年頭法

甲己年丙寅頭

乙庚年戊寅頭

丙辛年庚寅頭

丁壬年壬寅頭

戊癸年甲寅頭

日辰時法

甲己夜半生甲子

乙庚夜半生丙子

丙辛夜半生戊子

丁壬夜半生庚子

戊癸夜半生壬子

元嗔法

鼠忌羊頭角

牛嗔馬不耕

龍憮猪面黑

虎憎鷄嘴短

巳憮犬吠聲

兎怨猴不平

九九法

九九八十一 五八四十 六六三十六 三四十二
八九七十二 四八三十二 五六三十 二四八
七九六十三 三八二十四 四六二十四 一四四
六九五十四 二八十六 三六十八 三三九
五九四十五 一八八 二六十二 二三六
四九三十六 七七四十九 一六六 一三三
三九二十七 六七四十二 五五二十五 二二四
二九十八 五七三十五 四五二十 一二二
一九九 四七二十八 三五十五 一一一
八八六十四 三七二十一 二五十
七八五十六 二七十四 一五五
六八四十八 一七七 四四十六

天火日
正五九月子日
二六十月卯日
三七十一月午日
四八十二月酉日

通訓大夫行淸風都護府使兼忠州鎭管兵馬同僉節制使鄭

華林基發